

先民生存的 艰难与悲喜

《国风》读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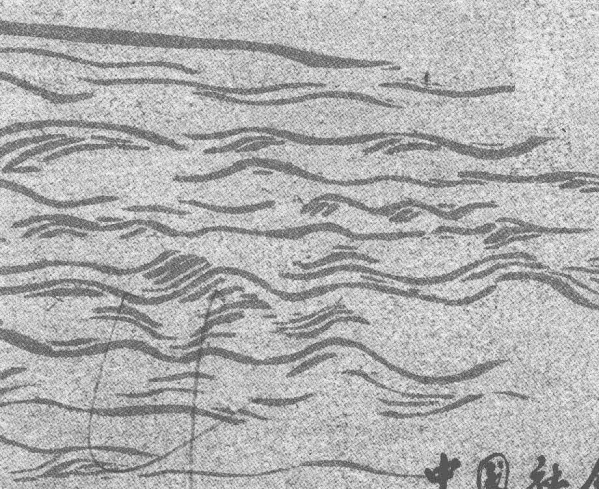
白凤鸣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先民生存的 艰难与悲喜

《国风》读注

白凤鸣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民生存的艰难与悲喜:《国风》读注/白凤鸣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004-9813-1

I. ①先… II. ①白… III. ①诗经—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4908号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王雪梅

封面设计 白小荷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64073836(编辑) 64058741(宣传) 64070619(网站)		
	010-64030272(批发) 64046282(团购) 84029450(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0.25	插 页	2
字 数	479千字		
定 价	60.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周代思想的天空和大地高远广袤已然(代序)	(1)
周南 召南	(6)
周南·关雎	(17)
周南·葛覃	(23)
周南·卷耳	(26)
周南·樛木	(31)
周南·蟋斯	(33)
周南·桃夭	(35)
周南·兔置	(38)
周南·采芣	(41)
周南·汉广	(44)
周南·汝坟	(48)
周南·麟之趾	(50)
召南·鹊巢	(52)
召南·采芣	(54)
召南·草虫	(56)
召南·采蘋	(58)
召南·甘棠	(61)

2 先民生存的艰难与悲喜

召南·行露	(63)
召南·羔羊	(65)
召南·殷其雷	(67)
召南·摽有梅	(69)
召南·小星	(71)
召南·江有汜	(73)
召南·野有死麇	(75)
召南·何彼秣矣	(77)
召南·驺虞	(79)
邶风 鄘风 卫风	(81)
邶风·柏舟	(87)
邶风·绿衣	(90)
邶风·燕燕	(92)
邶风·日月	(95)
邶风·终风	(97)
邶风·击鼓	(99)
邶风·凯风	(103)
邶风·雄雉	(105)
邶风·匏有苦叶	(107)
邶风·谷风	(110)
邶风·式微	(115)
邶风·旄丘	(117)
邶风·简兮	(119)
邶风·泉水	(122)
邶风·北门	(126)
邶风·北风	(128)

邶风·静女	(130)
邶风·新台	(132)
邶风·二子乘舟	(134)
鄘风·柏舟	(136)
鄘风·墙有茨	(138)
鄘风·君子偕老	(140)
鄘风·桑中	(144)
鄘风·鹑之奔奔	(146)
鄘风·定之方中	(149)
鄘风·蟋蟀	(152)
鄘风·相鼠	(155)
鄘风·干旄	(156)
鄘风·载驰	(158)
卫风·淇奥	(163)
卫风·考槃	(166)
卫风·硕人	(171)
卫风·氓	(175)
卫风·竹竿	(181)
卫风·芄兰	(183)
卫风·河广	(185)
卫风·伯兮	(187)
卫风·有狐	(189)
卫风·木瓜	(190)
 王风	 (192)
王风·黍离	(196)
王风·君子于役	(199)

4 先民生存的艰难与悲喜

王风·君子阳阳	(200)
王风·扬之水	(202)
王风·中谷有蓷	(204)
王风·兔爰	(206)
王风·葛藟	(209)
王风·采葛	(211)
王风·大车	(213)
王风·丘中有麻	(215)
郑风	(217)
郑风·缁衣	(221)
郑风·将仲子	(223)
郑风·叔于田	(225)
郑风·大叔于田	(227)
郑风·清人	(230)
郑风·羔裘	(233)
郑风·遵大路	(237)
郑风·女曰鸡鸣	(239)
郑风·有女同车	(242)
郑风·山有扶苏	(244)
郑风·蔣兮	(246)
郑风·狡童	(248)
郑风·褰裳	(249)
郑风·丰	(250)
郑风·东门之埤	(253)
郑风·风雨	(255)
郑风·子衿	(257)
郑风·扬之水	(258)

郑风·出其东门	(260)
郑风·野有蔓草	(264)
郑风·溱洧	(266)
 齐 风	 (270)
齐风·鸡鸣	(273)
齐风·还	(276)
齐风·著	(278)
齐风·东方之日	(280)
齐风·东方未明	(282)
齐风·南山	(284)
齐风·甫田	(287)
齐风·卢令	(290)
齐风·敝笱	(292)
齐风·载驱	(294)
齐风·猗嗟	(298)
 魏 风	 (301)
魏风·葛屨	(304)
魏风·汾沮洳	(306)
魏风·园有桃	(309)
魏风·陟岵	(311)
魏风·十亩之间	(313)
魏风·伐檀	(315)
魏风·硕鼠	(318)
 唐 风	 (320)
唐风·蟋蟀	(324)

唐风·山有枢	(327)
唐风·扬之水	(330)
唐风·椒聊	(333)
唐风·绸缪	(335)
唐风·杕杜	(337)
唐风·羔裘	(340)
唐风·鸛羽	(342)
唐风·无衣	(346)
唐风·有杕之杜	(348)
唐风·葛生	(350)
唐风·采芣	(353)
秦风	(357)
秦风·车邻	(360)
秦风·驺虞	(363)
秦风·小戎	(366)
秦风·蒹葭	(370)
秦风·终南	(372)
秦风·黄鸟	(374)
秦风·晨风	(377)
秦风·无衣	(379)
秦风·渭阳	(381)
秦风·权舆	(383)
陈风	(385)
陈风·宛丘	(387)
陈风·东门之枌	(389)
陈风·衡门	(392)

陈风·东门之池	(394)
陈风·东门之杨	(396)
陈风·墓门	(397)
陈风·防有鹊巢	(400)
陈风·月出	(402)
陈风·株林	(404)
陈风·泽陂	(408)
 桧风	(410)
桧风·羔裘	(412)
桧风·素冠	(414)
桧风·隰有萋楚	(416)
桧风·匪风	(418)
 曹风	(420)
曹风·蜉蝣	(422)
曹风·候人	(424)
曹风·鸛鸣	(427)
曹风·下泉	(430)
 豳风	(434)
豳风·七月	(436)
豳风·鸛鸣	(455)
豳风·东山	(458)
豳风·破斧	(464)
豳风·伐柯	(467)
豳风·九罍	(469)

8 先民生存的艰难与悲喜

幽风·狼跋 (472)

后记 (474)

周代思想的天空和大地

高远广袤已然（代序）

今本《诗经》不是足本。抛开孔子是否删诗三千为三百不说，至少许多散存于先秦古籍中的古诗歌并不见于《诗经》，却是不争的事实。而谁又能知那“虎狼之秦”当初又焚了多少书，书中又有多少诗呢？《仪礼·乡饮酒礼》所引，从其所叙情节看，应是同为《小雅》“鹿鸣之什”和“南有嘉鱼之什”两组中的诗，但其中六首于《诗经》中是不见的。南宋·陈善《扞虱新话》曰：“《鱼丽》之后，亡其三篇，曰《南陔》、《白华》、《华黍》也。《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之后亡其三篇，曰《由庚》、《崇丘》、《由仪》也。……此六诗者，皆于笙奏之。然当秦火之先，何此六笙诗独亡？”《礼记·射仪》：“天子以《驹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卿、大夫以《采蘋》为节，士以《采芣》为节。”其一、三、四者，均为《召南》篇，其二《狸首》则于《诗经》中不见。《商颂》今见《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五篇，但《国语·鲁语下》“闵马父笑子服景伯”中则有“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之说，如是则《商颂》中至少有七首诗佚失了。清嘉庆年间的郝懿行《郝氏遗书》中有《诗经拾遗》一卷，郑振铎在《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中说“此书搜集《诗经》以外的逸诗颇备”。所谓

“逸诗”是指未被收入《诗经》而言——如鲁迅先生所言“王官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多，大量与《诗经》相关新的材料被发现，近代和当代学者已不断考证出一些新的逸诗来，这也是必然的。

《诗经》也不是最早的诗。“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这首《麦秀歌》放在《诗经》里的任一“风”中，都是上乘之作，然而却是纣王的叔父箕子所作，是商朝的诗。

《诗经》更不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诗歌的集成和大全。已有完备的文字和礼乐繁盛的周代，不可能一年产生不了一首能够记录下来的诗。明人冯惟讷《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前十卷辑录先秦古逸诗（清初冯舒作《诗纪匡谬》以纠其失，清末民初杨守敬针对其所漏和不注出处撰《古诗存目》，逐篇为之索引的同时补其未及）。清乾隆年间的沈德潜所编《古诗源》卷一，载古歌谣一百零三题百三十二首。到当代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先秦歌谣诗谚已录至歌七十八首，谣二十九首，杂辞十六首，诗十三首，逸诗三十二题五十五首，古谚四十五题九十二条，皆一一详明出处。若干年后，这个数字的再增加将是肯定的。

无论是出于主观上的取舍，还是由于客观上的制约，《诗经》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从《史记·孔子世家》、《儒林列传》和孔安国《尚书序》等看，其后被用以施礼仪教化的三百零五篇，孔子至少是对其进行过整理和修订的。又何况历时五百多年间所谓十五国地域上产生的诗，何以皆四言字句和基本统一的句式结构呢？

众所周知，《诗经》最初是被称为《诗》或《诗三百》的，《论语》如是，《孟子》亦然，唯《庄子·天运篇》有“孔子谓老

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但《庄子》是一部“寓言十九”（《庄子·寓言篇》）的书，所言自然不可俱信。姑且不论战国时期，至少在春秋时期是并未将《诗》尊为“经”的。距孔子大概三百几十年后的西汉司马迁，其《史记·儒林列传》中始有“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的记载，此“经”当是指儒家的经典而言了。因为之前的董仲舒已向汉武帝力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诗》与《书》、《礼》、《易》、《春秋》并为五经，毛亨、毛萁此时以儒道传《诗》，也可谓正合时宜。

周代的礼乐政治是需要诗歌的。既然担当着教化天下之大任，那么对其进行的选择、“草创”、“讨论”、“修饰”“润色”（《论语·宪问》语）也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而当儒学在汉代成为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时，《毛诗故训传》的出现也就绝非偶然。《毛诗大序》虽与先前的《礼记·乐记》和《荀子·乐论》以及《史记·乐书》所论相近，却已是言明“先王”以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也指出了“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和“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的诗之功用。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其《小序》中“刺”“美”之旨的提出了。

自汉以降历宋至清，历代儒门囿于“儒家经学”解《诗》已人所共知。事实上不同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影响对《诗经》思想意义的阐释并不止于前人。如果不存在应时和出于功利目的而刻意所为的话，则20世纪50年代（也有80年代初出的版本）一些《诗经》的解注本，对部分作品在推翻旧说的同时，其新说之“创新”的程度也可谓惊世骇俗。

赋予一首诗歌以幽远的喻说意义是需要卓越智慧和超凡技巧

的。《诗经》毫无疑问是弥足珍贵的，它使我们透过诗歌本身看到了先民的心志缘情和多视角下的生存状态。同样宝贵的还有自汉及宋、清乃至现代和当今所有《诗经》要籍和一切对《诗经》的研究结果甚至过程——历代对《诗经》之解的丰富而多样的一道道的思想风景线，其本身就充满了诗意和趣味。

旧说固然多有牵凿，但要准确地解读两千五百年前先民的吟咏之辞谈何容易？一如今天漫天的歌诗两千五百年后同样会使我们的后人费解一样，要廓清《诗经》每首作品的真意原本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诗无达诂”和“诗无定解”的宽容同时也透出了某种无奈，而《诗经》的永恒魅力，也许正在于此。

如果说《诗经》并不能承载起太多的历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重量的话，那么其文本自身所传递的分散性的信息则是客观和真实的。《诗经》中处处弥漫着的忧伤和迷离，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类少年时期的心理孤独和今天人们的迷惘在生命哲学的意义上原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能够走进《诗经》深处探寻其“思想原点”，便能看到周代思想的天空和大地高远广袤已然。孔子诞生前时代的人们于这个世界已是异常敏感，他们的感受来自内心的不能承受之轻，来自现实的体验与遭遇。他们于自然、社会以及生命的认知和感悟之涓涓思泉，在某种意义上已先行浇灌了其后的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广阔的思想沃野。

这本《先民生存的艰难与悲喜》不是一本研究《诗经》的学术著作，只是一本读《诗》札记。限于《国风》，一是自觉学力不及深涉《雅》、《颂》，二是以为《国风》对题目的支持性可能要更强一些，文学的“民间记忆”不是历史但可以丰富和补充历史。姑且不论“民歌说”和“非民歌说”（学术研究往往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问题，但《国风》至少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歌），毕竟《国风》在文本上所显现出的“原生态性”要比《雅》、《颂》明

显得多。更何况《礼记·王制篇》说“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和《艺文志》也有“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以及“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的记载，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史书往往使人容易“对号入座”，某些记载在未作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之前“先入为主”后，也往往难以再彻底摆脱。

出于阅读的需要，本书于词语也同样进了注释。注释尽可能地集各家之说以佐证本人的意见，有些引有例证，有些并附旁解；有的释文和引辞可能稍嫌过长和繁琐了一些，但反复考虑，觉得有些词语背后必要的背景还是要尽量交代清楚的。

我以为《诗经》是可读可“意”而不可译的，尽管语境的遥远使其中有些章节的句子的确古奥难读，但如何好强迫两千多年前的古人说今语呢？何况是以诗歌的形式。在《诗经》的译注本到处可见的今天，本书对原诗没有进行翻译，理由是古人的文字、句法和用语习惯今人是不能“译”出来的，同种语言下“译诗”的命题也许原本就不能成立。读《诗》的唯一途径是回到古代的语言环境中感受古人的心理和想法，从而把握原诗的整体意蕴——尽管这样做起来比较难一些。

白凤鸣

二〇一〇年春

周南 召南

《诗经》十五国风中有《周南》、《召南》，却没有《楚风》。“周南”、“召南”究竟指何，历来各有歧说，多认为是指长江和汉水流域之众多“南国”。郑玄《诗谱·周南召南谱》：

周、召者，《禹贡》^①雍州岐山之阳地名……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难，自豳（bīn）始迁焉，而修德建王业。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为西伯。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于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扬之人，咸被其德而从之。

朱熹《诗集传》：

周，国名。南，南方诸侯之国也。周国本在《禹贡》雍州境内岐山之阳，后稷十三世孙古公亶父始居其地。传子王季历，至孙文王昌，辟国寢广（音 jìn guǎng，渐多）。于是徙都于丰，而分岐周故地以为周公旦、召公奭（shì）之采邑，且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汉汝之间，莫不从化。盖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发，又迁于镐，遂克商而有天下。